

書
舶
庸
譚

董 康 著
朱 慧 整理

書目題跋叢書

中華

I262
2041

書目題跋叢書

書
舶
庸
譚



董 康 著
朱 慧 整理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書舶庸譚/董康著;朱慧整理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 2013.6

(書目題跋叢書)

ISBN 978-7-101-09159-5

I. 書… II. ①董…②朱… III. 古籍-圖書目錄-中國-民國 IV. Z83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13389 號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書名 | 書舶庸譚 |
| 著者 | 董康 |
| 整理者 | 朱慧 |
| 叢書名 | 書目題跋叢書 |
| 責任編輯 | 李肇翔 |
| 出版發行 | 中華書局 |
| | 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 |
| | http://www.zhbc.com.cn |
| | 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|
| 版次 |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|
| |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規格 | 開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|
| | 印張 11 $\frac{5}{8}$ 插頁 2 字數 300 千字 |
| 印數 | 1-2000 冊 |
| 國際書號 | ISBN 978-7-101-09159-5 |
| 定價 | 35.00 元 |
-

《書目題跋叢書》出版說明

書目題跋，是讀書的門徑，治學的津梁。

早在漢成帝時，劉向奉詔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，每一書成，“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”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，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，取名《別錄》。這裏所謂的“條其篇目”，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、考證異同的基礎上，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、次序；所謂的“撮其指意”，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。劉向所撰書錄，在內容上應該包括：書名篇目、文本鑒別、文字校勘、著者生平、著述原委、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，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。劉向死後，其子劉歆又在《別錄》的基礎上，“撮其指要，著為《七略》”，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此後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，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。在官修目錄、史志目錄之外，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。

南朝劉宋時，王儉依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之體，撰成《七志》。《七志》雖無解題或提要，却在每一書名之下，為撰著者作一小傳，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，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。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則增撰了解題，繼承了劉向《別錄》的傳統，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。唐代的毋煗撰有《古今書錄》，其自序云“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”，可知，《古今書錄》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。

到宋代，官修《崇文總目》，不僅每類有小序，每書都有論說，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。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，而

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，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。尤袤的《遂初堂書目》，羅列版刻，兼載版本，為自來書目之創格。而流傳至今、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。晁公武曾接受井度（字憲孟）的大批贈書，加上自己的收藏，“躬自校讎，疏其大略”，撰成《郡齋讀書志》，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；稍後的陳振孫（號直齋）利用自己傳錄、積累的大量書籍，仿照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的體例，撰為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並首次以“書錄解題”名其書。晁氏《讀書志》、陳氏《書錄解題》是書目解題的傑作，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“雙璧”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價《書錄解題》說：“古書之不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偽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，不可廢也。”（卷八五）

到了明代，隨着藏書、刻書事業的發展，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，如徐燊的《紅雨樓題跋》、毛晉的《隱湖題跋》，都是當時的名作；又如高儒（自號百川子），所撰《百川書志》，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。

入清以後，由於文禁森嚴，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，研究學問，私人藏書盛況空前，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。明末清初，錢曾的《讀書敏求記》，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，記述其授受源流，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，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。稍後，黃丕烈的《百宋一廬書錄》和《藏書題識》，注重辨別刊刻年代，考訂刊刻粗精，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。瞿鏞的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每書必載其行款，陳其異同；楊紹和的《楹書隅錄》在考核同異、檢校得失的同時，又詳錄前人序跋，間附己意。周中孚號鄭堂，其《鄭堂讀書記》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體例，著錄圖書四千餘種，被譽為《四庫提要》的“續編”。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把“宋、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

者”，逐一著明版式，鈔錄序跋，對《四庫全書》不曾收入的圖書，則“略附解題”。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，撰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，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，“於明初人之罕見者”，亦“間錄一二”，陸氏“間有考識，則加‘案’字以別之”。上述諸書，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，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，其中，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，不僅查閱方便，而且史料價值很高。丁丙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既著錄明人著作，又留意鄉邦文獻，鑒賞、考證兼而有之。沈德壽的《抱經樓藏書志》則仿張、陸二氏而作，收錄範圍延至清代。繆荃孫的《藝風藏書記》、耿文光的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也都各有所長。所有這些，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。

此外，有些藏書家和學者，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，邊收集圖書，邊閱讀、研究，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，隨得隨記，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。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，邊讀邊記，日積月累，被整理成《開有益齋讀書志》，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，被稱爲“方駕晁、陳，殆有過之”。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，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，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，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，有的鑒定版本時代，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、作者行實，這些文字，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。

總之，書目題跋由來久遠，傳承有緒。書目題跋，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，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。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，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、相同的內容。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，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。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學問專長、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因此，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、各有特色，各有其參考價值。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，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、更多的信息、更高

的參考價值，對讀者閱讀、研究古籍，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。一部好的書目題跋，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。而且，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、札記，也往往以“題跋”名書，如陸心源所撰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儀顧堂續跋》，潘祖蔭、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，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《絳雲樓題跋》，可見，“書目題跋”之稱，已被學者廣泛採用。

有鑒於此，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十輯，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，增編為《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》十九冊，雖說還不够完善，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，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，而已經收入叢刊的，也有個別遺漏，加之成套影印，卷帙較大，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，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。

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與上述叢刊不同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、實用而又稀見的，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、批注本；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；以圖書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、碑傳題跋。在出版方式上，不採用影印形式，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，標點排印，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、工作者、愛好者，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。

我們希望，這套叢書的出版，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，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2012年10月

整理說明

《書舶庸譚》，董康撰。董康字授經，號誦芬室主人，江蘇武進（今常州）人。生於清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戊子科鄉試中式舉人，次年（1889）己丑科會試聯捷，未參加當年殿試，翌年補殿試，中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庚寅恩科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丁母憂回里，服闋後輾轉赴上海，入《時務報》，二十三年（1897）與趙元益在上海共創譯書公會。戊戌政變後入京復職，庚子事變時留署治事，擢提牢廳主事，總辦秋審兼陝西司主稿。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任修訂法律館提調。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任京師法律學堂教務提調，四月以刑部候補員外郎的身份，赴日本考察法制，並獲交版本目錄學家島田翰，九月大理寺改爲大理院後，任大理院候補推丞等職。辛亥年（1911）清廷覆亡，董康避居日本京都。1913年歸國後，應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梁啟超之請，於次年赴京，旋任法律編查會副會長並兼署大理院院長。自1914年至1922年董康四度出任大理院院長，期間還歷任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、全國選舉資格審查會會長、修訂法律館總裁、司法總長、財政總長等職。1922年8月從財政總長任上辭職，赴歐美考察財政、司法，1923年初歸航經日本，滯留月餘。回國謝政後居上海，1926年受聘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上海法科大學校長，其間並執業律師。1926年底因卷入政壇風波，冒沈玉聲

之名避走日本，次年5月回國。1932年至1934年任國民政府法官訓練所教務主任、所長。1935年受聘北京大學法科教授。其間1933年、1935年、1936年各有短暫旅日。抗戰爆發後，1937年任華北偽臨時政府委員、司法委員長等職。抗戰勝利後因曾任偽職被捕，因病保外就醫，1948年5月4日病死于北平家中，年八十二歲。

董康為由清而民國的法律名家，法學著作有《中國法制史講演錄》《秋審制度》《前清法制概要》等。雖職屬司法官員、法學教授，而酷喜詩詞戲曲，家富藏書並以訪書刻書知名，兼治目錄學，有《書舶庸譚》《曲海總目提要》《課花庵詞》《曲目韻編》等相關著述。

《書舶庸譚》為一部日記體的目錄學著作，按日排列記述四次赴日活動的過程和所見所聞的珍本文獻。第一次為1926年底至1927年5月的避禍東渡，第二次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應聘講學，第三次為1935年4月至5月參加日本東京湯島孔子聖堂落成典禮，第四次為1936年8月至9月携妻赴日避暑。其中1926年年底至1927年5月的避禍東渡，因無公務牽累，遂潛心訪書，收獲最豐。依其所見所錄排日彙錄成編，著為《書舶庸譚》四卷，於1930年由大東書局石印刊行。此後三次短暫赴日，講學遊覽之外，仍矻矻搜求，俱有賡作。回國後，在四卷本基礎上合以續作，補充修改，釐定為九卷，於1939年署武進董氏誦芬室刊行。

《書舶庸譚》四卷甫問世即獲學界推重，身為法學教授且時屬名流，偶因避禍日本，却成就了一部創體式的目錄學著作，本身就是稱奇之舉，加上胡適精彩之序，使之影響益廣，此後增廣補益亦屬自然。董康自叙此書大旨有三。其一為訪求古書。“凡遇舊槧孤本，記其版式，存其題識”。其二為搜訪舊本小說。因視國內坊

肆傳流絕少，而日本“德川氏於此類書籍搜羅綦富，悉儲於內閣文庫，今酌錄回目”。其三為“款乃”百首吟詠寄情之作。學界亟亟稱道者則是其訪書內容，傅增湘稱此書“記書籍者十居八九，餘若吟詠記述之辭，僅乃十一”，“唐僧之古鈔，石室之瓌寶，多人間所未見，吾國所佚亡，或影寫而載歸裝，或摹刊以貽藝苑”。搜訪著錄中土所佚琳琅遺珍、斷墨殘楮并加以摹寫影刊，是此書的價值所在，也是董康的貢獻所在。

董康性好文學，法曹職守而已。初嗜藏書，自言入官以來，公事餘暇，“流連廠肆閱二十年，未嘗或間，於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，略有所儲”。訪書藏書之名聞於時，1906年初夏赴日考察時，獲交日本版本目錄學家島田翰。次年謁宋樓陸氏藏書悉歸日本岩崎文庫，董康為島田翰刊印《謁宋樓藏書源流考》，並作《刻謁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》，感慨陸氏藏書：“古芬未墜，異域言歸，反不如臺城之炬，絳雲之燼，魂魄猶長守故都也。”然而幾年後董氏却也陷入藏書流散之窘境，先是辛亥年避居日本時因生計將家藏善本部分售予日本大倉氏，所餘精本歸國后又多歸嘉業堂。太息他人古本流失在前，而又自踵其後，自是由藏書鬻書專注於訪書刻書，“以影印異書為惟一職志”，以化孤本為千百。此後聚歷年搜訪的古本遺珍，影刻為《誦芬室叢刊》《誦芬室讀曲叢刊》《盛明雜劇》《石巢傳奇》等叢刊單刻，所刊之書以校勘精良，紙墨上佳，刻印精美聞名士林。對此傅增湘亟加贊譽，“如君之好書也，取之以鑒藏，用之以讎校，公之以傳佈。能殫畢世之功，卒成不朽之業者，同時朋輩殆鮮比倫”。

董康訪書，大旨舊槩孤本、舊本小說兩類。一為目錄學之本分，一為自身之偏好。本分之舉，既勤亦精。在《檢目》中羅列的古鈔本、宋元本書籍即有八十餘種。搜訪古鈔本《文館詞林》收獲

尤豐，據本書《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館詞林》記，辛亥年於京都得整卷一、殘卷四，癸亥年（1923）又偕小林忠治赴高野山訪獲《文館詞林》殘本十九卷，“介內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許可，用涇縣淨皮佳楮挽小林氏印製百本，古色盎然，與原本無纖毫異”。是繼楊守敬後搜尋此書古鈔本貢獻最鉅者。而對董康的搜訪小說成就，胡適則譽為“是近幾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最有功的人”。如《檢目》“小說”一類列十六種，其中的《全像古今小說》《二刻拍案驚奇》《醒世恒言》《警世通言》等，為國內已佚或不完，董康著錄并抄校回目，為後來者進一步搜訪與刊行提供了線索。此後孫楷第等人的赴日訪書與學術成果，是與董氏的影響密不可分的。

董康訪求的珍本文獻除部分敦煌遺書，大都為赴日所得，短時間收獲如此之豐，則與他的身份與交友有關。1906年初夏結交島田翰，為有訪書交游活動記載之始，1911年、1923年赴日均有交結日本學者及訪書活動。在屢次赴日中，董康交游甚廣，法學友人之外，與訪書有關而為篤友者，學者如內藤湖南、狩野直喜、鹽谷溫、倉石武四郎等，除切磋心得、互贈有無外，索訪複製孤本善本也大都為他們介紹幫助，如狩野直喜借與《傳奇彙考》，鹽谷溫借與明刊雜劇《蘇門嘯》影印，內藤湖南更是窮其所有敦煌遺書膠片供董氏抄錄；版本目錄專家如長澤規矩也、田中庆太郎，殷勤備至，傾力為董氏索書選目；宮內省圖書寮古籍專家神田喜一郎、杉榮三郎為董康入寮過錄複製善本提供方便；過往最密者為珂羅版印刷專家小林忠治及收藏家勝山岳陽，董康之行程、印書甚至家事，均由其安排料理。董氏查閱宮內省圖書寮、內閣文庫、靜嘉堂文庫、東京帝國大學、岩崎文庫、寺院、學校及學者、藏書家的公私藏書，并抄錄複製、影印刊行，皆得益于衆多日本友人的介紹幫助。

對於此書之體例，傅增湘評曰：“萬品千名，各區分其義類；異

書古錄，間附著以解題。記版式行格之異同，辨鑄梓時地之先後。錄其序跋，可以知一書校刻之源；詳其印章，可以考此本傳授之緒。”趙尊嶽評曰，“或則詳考板本，縷述淵源”，“雖行款而必舉，並偏諱以悉陳”；“或則董理散亡，搜羅遺佚，闕文必志，沿誤互糾”。於此可知其著錄之體雖間居日記之內，仍不失謹嚴，刊行後受到學界推重，學術價值自不待言。

關於搜訪圖書以外的內容，胡適序稱他特別贊賞書中對日本文化的記載，如金澤實時的小傳、狩古掖齋的墓誌銘、寺院秘閣之藏書歷史，而尤為使他震撼的是《記豐臣秀吉切腹事》，認為日本武士之死法是日本文化的最大特色，此言至今發人深思。此外，對國外法律制度的調查研究，對各國庚子賠款的退還及用途，首議利用日本庚子賠款續修四庫全書事，以親歷者的身份《補錄庚子拳禍》，詳記東京湯島孔廟孔子祭儀，講述自己發明用珂羅版印書事及印書過程，都是難得的史料。

日記是研究作者最直接最真實的資料，在於其能反映作者的性情人格。董康是一位最早接觸并接受西方社會制度的知識分子，歷經政權更迭，漸惡權詐戰禍，避居異國，遂有“草堂何處，空憐玉臂雲鬟；湘水悠然，聊托美人芳草”之嘆，於是吟成寄情之作百餘篇，是自己頗為看重的表述心懷之作。胡適四卷本序稱董康是一位“多情的人”，不僅印書喜“千秋絕艷”，在全書九卷的屬文賦詩中，都可看到他喜愛才女佳人、香豔綺麗的“多情”一面。如與妻玉娟之情詩，記亡妻貞慧淒婉之文，記日本女性紫式部、小督局、靜御前，憶所眷“琴川校書”，都是“多情”性格之顯露。法曹書臺與多情才子，如此集于一身，頗耐深味。

此書有庚午年（1930）大東書局石印本，書套題籤為《董康東游日記》，牌記題“戊辰（1928）季冬武進董氏景印”。有庚午年

(1930)胡適、趙尊嶽及己巳(1929)誦芬主人自序。董康自序稱“殺青既竟，鍵諸篋笥。沅叔同年將欲東游，曾錄副備輶軒參考。茲大東主人沈駿聲疊請印以行世。駿聲爲玉聲同懷，以是因緣畀之原稿”。九卷本有己卯年(1939)董氏誦芬室重校定本，無序，有郭則雲跋與自跋。庚辰年(1940)重印己卯本時，增加了傅增湘序，並將原胡適序、趙尊嶽序、自序補入，後附《課花庵詞》，是一個完整的本子。因董康對四卷本的刪改有着政治或其他敏感原因，如記吳佩孚事九卷本皆刪去，因而四卷本仍有其存在價值，不可以九卷本而替廢。

這次整理，以庚辰本爲底本，刪去了所附《課花庵詞》。整理中除文字顯誤而有確證予以徑改外，凡對發現原書文字錯誤而予改正者，則出校記；對於文字、數字之別寫，則不加統一，以存原貌；原爲墨釘處改排爲□；爲避繁冗，書名篇名索引係據作者《檢目》選定書名篇名所製；書中人名繁多，凡與董康訪書有關之著名人士，相關人名工具書均可索到，不再編製索引。

此書的整理本有傅傑先生點校的四卷本，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；有王君南先生點校的四卷本，署《董康東游日記》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。這次點校，均參考了他們的成果，獲益良多，於此僅表謝意。學識所限，加之對本書涉及的文獻珍本未能一一核校，疏漏定所難免，謹望讀者指正。

整理者

2013年5月

誦芬室主人與余締交垂四五十年矣。弱冠同舉孝廉，中歲同官京曹，晚年同隱居燕京。而嗜古耽書，博通流略，老而不倦，與余尤有同好。蓋年時之久、氣誼之篤、志趣之孚，長安人海中無逾吾兩人者矣。頃者君以所著《書舶庸譚》見示，謂將以授梓，屬余序而行之。其書爲日記體，以頻歲東游，就所目見者排日而彙錄之，以成是編也。

嘗考古人日記，傳世最早者爲唐李習之《來南錄》，至宋則山谷有《宜州家乘》，石湖有《驂鸞》《吳船》二錄，放翁有《入蜀記》，周益公所存獨多，有《思陵》《龍飛》《閒居》《游山》等八錄。其書皆附本集以傳，然所記多山川故蹟、朋友仕官及公私游宴之屬，旨趣未有專注。惟郭氏之《客杭日記》，盡載所見書畫名蹟，塗徑別開，後世考古者咸取資焉。今君此編，記書籍者十居八九，餘若吟詠記述之辭，僅乃十一，是則君志之存，寧不可見哉！

夫日本藏書閱富，古刊秘錄往往爲中土所無。自楊鄰蘇訪書以後，吾國人士引領東望，咸動禮失求野之思。顧近歲以來，持節之使、負笈之生，涉海而東者項領相屬，不聞有留情典籍，綜輯成編，以歸餉國人者。蓋陳農、苗發之任，非具閎通之學，精深之鑒，固未易語於此也。前歲張君菊生泛海求書，闡秘抽奇，頗有紀述。

己巳^①之秋，余亦接踵而往，東西兩京，官庫私藏，國庠佛宇，探尋略遍。目涉所得，手誌於編，偶附跋題，勒成四卷，聊存私篋，祇備參稽。何圖傳示友朋，誤為刊播。茲披此帙，窮搜博采，視張君前錄，益用翔駭；若較余書之淆雜無倫，疏訛百出者，匪特貽禍棗之譏，祇堪作覆甌之用而已。

抑余尋繹君自序之言而竊有感者，自桑海以還，新舊遞嬗，而癖古嗜書一時乃成為風尚。十餘年間，南北藏書之家崛起，有名於世者以數十計。余嘗與君靜觀而默數之，未嘗不相顧而興歎也。大腹之賈，乳臭之兒，依附雅流，託為韻致，萬金揮手，百城自尊。然四部不知，三史挂壁，徒以錦裘牙籤之富，侈紫標黃榜之雄，其人固無足論矣。其或豪門貴胄，雅好芸香，蒐異羅珍，輦金四出。諸子百家，循目而求備；金源天水，按譜以索真。觀其書簿流傳，非不燦然美富，而衡鑒多爽，蘭艾雜陳，徒自詡其勝情，終見訾於世論。且此事為冷淡生活，要存儒素家風，待以積日累月之功，助以縮食節衣之力，致之維艱，斯玩之彌永。若期汲汲以取盈，寧復醞醞而有味？此其人雖坐擁萬籤，以云藏書，則未之敢許也。亦有故家才俊，當代勝流，或殫一生之精力，或襲累世之儲藏，鑒別既精，網羅尤廣。然秘惜自私，散亡是凜，異本孤籍，堅不示人，嚴鐫重扃，手未輕觸。甚至守“借人不孝”之訓，求通一瓶或錄一副而不可得。凡入庫之書，即罹永巷長門之酷，即前賢遺著亦殉諸蟬灰蠹穴之叢。此其人既以多藏是懼，遂不恤與古人為仇，雖謂之藏書而書亡可也。

① “己巳”(1929)原作“辛未”(1931)，為傅增湘先生誤記，據本書董康自序及次年(庚午，1930)二月傅增湘先生所撰《藏園東遊別錄》序改(《國立北平圖書館刊》第四卷第一號，1930年)。

嗟夫，末運凌夷，俗衰文敝久矣。澆諛之習，漸及書林，不有達人，誰爲真賞！如君之好書也，取之以鑒藏，用之以讎校，公之以傳佈。能殫畢世之功，卒成不朽之業者，同時朋輩殆鮮比倫。雖士禮書成，塵無一宋，以今況昔，常用自嗟；然橫覽當代，通目錄版本之專門，合收藏傳刻爲一手者，毛黃之後，寧屬他人？蓋君不欲居藏書之名，惟銳以傳古自任，視世俗矜炫之徒，私挾之輩，其度量相越，豈不遠哉。

顧余披觀終卷而私有進者焉。君起自孤童，勵精苦學，晚臻榮貴，矢志不渝，頻踐台衡，依然寒素。惟好書之癖，殆出性生，拓以見聞，遂成絕詣。久宦京師，恒游廠市，歲時既積，采獲益多。微聞光宣之交，鄴架所藏，珍本森羅，蔚成大國，驚人秘笈，斷種奇書，天假勝緣，時聞創獲。其後居東山者累年，航歐洲者萬里。唐僧之古鈔，石室之瓌寶，多人間所未見，吾國所佚亡，或影寫而載歸裝，或摹刊以貽藝苑。餘若僑居吳越，旅食滬淞，地爲文獻之邦，人則英賢是萃。山房故籍，常發篋以肆編摩；茗水書船，亦款門而獻珍秘。綜生平所閱歷，實浩瀚以無涯。今九卷之中，盡紀東邦所見。凡渡海者四次，計爲時祇三年，然得此者，已足爲饋貧之糧、夜行之燭矣。若能追維往迹，董理舊聞，舉凡昔年之枕秘，良友之庫藏，上自天祿之所遺，遠至航頭之所獲，與夫館庫官本，冢窟殘文，坊肆通俗之短書，師儒晚出之遺著，統耳目之所及，綜鉅細以咸甄。萬品千名，各區分其義類；異書古錄，間附著以解題。記版式行格之異同，辨鑄梓時地之先後。錄其序跋，可以知一書校刻之源；詳其印章；可以考此本傳授之緒。仿雲烟過眼之錄，撰琳琅秘室之編；試乘炳燭之餘光，勉成曠世之鴻著，君其有意乎？

昔漁洋筆記，竹垞跋文，言典籍者恒居泰半。嗣此蒐圃有古書之錄，邵亭有經眼之編，咸能提要鉤玄，探原溯委，治簿錄者奉爲指

南。今君所得，鴻博如斯，較彼往賢，殆逾什佰。若彙編成卷，足能上掩王、朱，突過黃、莫。其餘竹汀、仲魚之說，曝書、拜經之記，畸辭瑣語，又曷足論耶！

余夙耽書卷，心契古歡，中道逢君，引爲同調，浸成宿癖，垂老益深。平日購求，粗有藏弃，秘庫所庋，三萬有奇。蓄本既多，丹鉛益肆，積卷逾萬，部帙盈千，半生心力，耗竭於茲。又肆志訪尋，舟車遠出，博觀深討，垂三十年。凡所目經，輒歸掌錄，《藏園警記》高至尺餘，隱牒僻書，時得睹記。自謂擷一代之菁英，爲群書所總萃。祇以文字叢脞、部類紛歧，扁置笥中，未遑釐飭。倘君有志續編，私願出此叢稿互相參證，藉備討論，賞異析奇，纂爲鉅集。第塵露之微，慚無裨於山海耳。

至於清詞麗句，早擅名家；逸事遺聞，動關國故。在君略抒其餘緒，而世已驚服其雅才，謏陋如余，更無庸贅辭也已。

歲在庚辰七月中浣，江安傅增湘書於昆明湖上清華軒中。